

期中進度報告

(拉岡與巴迪烏：重思政治、倫理與美學)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9-048-MY3

執行期間：2008/08/01~2011/07/31

計畫主持人：劉紀蕙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處理方式：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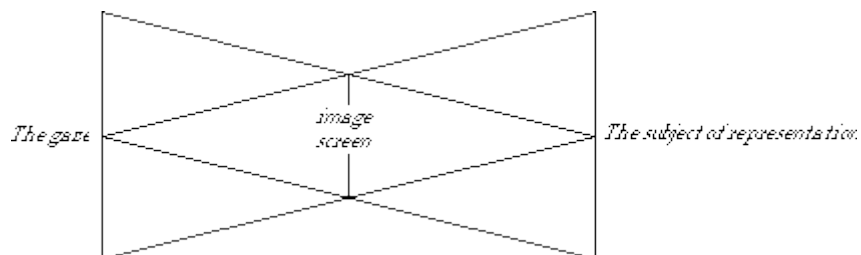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4 日

拉岡(Jacques Lacan)回應了海德格的「世界—主體」之話語結構問題，而提出了主體拓樸學(topology of the subject)的概念。巴迪烏延續拉岡的思想所展開的世界邏輯(logics of worlds)之論點，更可以協助我們進一步探索主體透過詞語而出現，並且翻轉此話語結構之象徵法則的可能性本年度的研究，我從拉岡與巴迪烏對於詞語裂隙與存有悖反併陳的主體拓樸學，探討如何透過對象物(object)而思考主體身體所穿越的異質空間。我們將可更為清楚地理解巴迪烏如何靠近並且修正了海德格的存有論世界邏輯。

(一) 拉岡的拓樸主體與小客體 / 對象的拓樸空間

海德格所討論的透過「物」與「詞語」而匯聚多方的空間，在詞語的間隔與裂隙處所出現的不在場，以及透過遮蔽而揭露的真相，在拉岡的論點中轉化為他所展開的「對象物—小a」(objet petit a)。拉岡以薄膜式的拓樸空間，說明欲望的對象(objet a)是經過拓樸學式的雙重書寫(double inscriptions)而形成的；透過這個「對象」—「詞語」，我們可以掌握分裂主體的真相(truth)。(Lacan, "Science and Truth," *Écrits* 737) 拉岡晚期的論點反覆著墨於此拓樸概念。他在 *Seminar XX: Encore* 中說明，所謂的拓樸場域是個不佔空間的緊密空間(compact space)，是一個「空」(void)的場域，被不同的異質空間交叉面穿越，而得以無限延展。(Lacan, *Seminar XX: Encore* (1972-1973) 1975: 9-10) 這個「空」而無限發生變化的拓樸概念，是個非常值得深入理解的問題。透過「空」的拓樸概念，拉岡既豐富並修正了海德格所討論的主體出現之問題，亦將海德格話語邏輯中所揭示的裂隙與反向並陳之主體存有狀態鋪陳的更為複雜。

拉岡所展開的拓樸概念可以透過他在《精神分析四個基本概念》(講座第十一講)的講座說明。拉岡首先說明，主體是以一個「圖畫」(picture)的方式出現。正如海德格所說，在表象結構中，「人」作為主體而出現，將自身設置為一個「場景」(die Szene)，在此處擺設自身、呈現自身，而同時成為一幅圖像，並且有意識地遵守這個地位。它所以「看」，是因為它已經看到了，而且是由於已經在表象關係中此觀看與被看見才成為可能。對觀看的視線起指導作用的「視點」(Augenpunkt)，正是在一切受視線引導的行為中起標尺作用的東西。海德格說，這個導引性的視線吸引人起身而進入「我思」的自我性中。拉岡將這個這個引導主體出現的主導性視線，稱呼為「大他者的視線」(the gaze of the Other)。拉岡所謂的「大他者」，便是「話語場域」(the locus of speech)本身。再現主體被想像中座落於遠處透視退隱點的大他者目光所吸引，而選擇作為自我出現的圖像，正如同處於海德格所說的那個人們所無法意識到的既誘引人又規範人自我複製的龐大機制之「座架」。



在拉岡的論點中，他強調觀者觀看之前，便存在著一種「[他者的]視線/目光」，我只看一個定點，而我被全面觀看。(Lacan *Seminar XI* 1978: 72) 海德格所說的話語機制與座架的逼索與「要求」(demand)，被主體將想像為大他者的欲望，想像中大他者所認可、期待

、欲求的樣態，便內化為主體自己的欲望。主體欲求自己成為大他者所期待與要求的圖像而出現。主體出現的自我形象，便成為了他的欲望對象：「在視覺領域中，視線在外部，我被看，我是一個圖畫」(I am a picture.)。(Lacan Seminar XI 1978: 106)

拉岡提醒我們，眼睛只是暗喻。我們要處理的問題並不是意向性所設置的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界線，而是「視線/目光(Gaze)」作為一種象徵性形成的地平線：我們在話語結構中感受到對我們要求的眼光，而此「他者的視線」正是我們所經驗到的「推力」(drang, thrust)。這個要求的推動力被內化，一則成為我們自己的欲望動力，再則此目光也同時構成了我們所經歷的害怕被拒絕、被分離、被否定的焦慮與匱乏感。這種焦慮與匱乏感就是所謂的閹割焦慮，是對於被大他者遺棄的焦慮恐慌。拉岡說，「眼睛」與「他者的視線」便是驅力在光學場域所展示的分裂。¹(Lacan, Seminar XI, 73)。因此，海德格所說的「視點」(Augenpunkt)，或是拉岡所說的「大他者的視線」，便是對於觀看起著導引作用的價值觀點；換句話說，此觀看之退隱點(perspectival vanishing point)，便是符號法則或是大他者的法則，也就是決定表象關係之話語邏輯。

拉岡的論點有效地說明了再現主體的自我再現欲望以及海德格所說的座架驅動導引的自發性：主體依照著想像結構所扣合的大他者邏輯而出現，如同神的光源所照亮的形象。主體欲望著大他者的認可，因此，依照著大他者的認可視線而出現的自我形象，也是主體的欲望對象。此欲望的對象，或是自我出現的形象，匯聚於大他者的視線與主體欲望所交會的屏幕之上。被自我再現而站出來的「主體」，如同海德格所分析，必然與維繫當下的權力關係之法與意志相互依存；按照拉岡的說法，則是「我思主體」(ego cogito)以其主觀性作為其基礎，並在此基礎上選取其空間形象，一個鏡像，而借以展現自身。主體出現的欲望，已經在表象結構中被形塑，也被此再現圖像所依存的座架或是此鏡子的符號框架所決定。因此，拉岡說，任何文本都會透露出主體的位置，都是一種主體文本，也是主觀文本。主體所投注而選取的符號對象構織出了這個主觀文本，也以不同方式回應了主體自身所事先認同的自我形象。同樣的，這些文本都是經過偽裝與置換的程序，而其所透露的主體位置也是複雜的。

拉岡因此提出了主體拓撲學(topology of the subject)的概念，將主體所處的位置視為一個點狀空間：他用「內轉的8」(the interior 8)的圖形，來說明在發言動作(enunciation)與發言內容(statement)之間，有兩種主體位置落差的拓撲空間。主體以一個點狀環節(knot)的拓撲空間，以迴轉的運動(loop, la volte)，扣連話語體系的多維度以及主體工作的多種空間：一端是被遮蔽的「性現實」(sexual reality)的欲望主體，另一端則依循著話語邏輯的要求而出現的無意識區域之圖像。這兩種主體位置重疊在一個表面，如同兩重迴轉而交接的圓形。力比多(Libido)處於交接處(point of intersection)，同時屬於這兩個區域，銜接了莫比斯環(Meobius)的不同拓撲面；此重疊交接處看起來是個表面，其實是一個「空」(void)。(Seminar XI, 156)

拉岡以表記(signifier)的模式來說明這個複雜的主體位置環節：此主體環節是「空」本身，銜接了以「我思主體」作為「我」的思考與欲望位置而出現的第一表記(S1)，以及此位置所促發的符號對象變化多端，而讓主體以第二表記(S2)的各種不同替代形象來表演自身。拉岡說，主體所在之處，就是語言的效果與知識欲望之間的接合點；第一表記已經是語言的效果，而第二表記是以無意識欲望而扣連的各種形象。這個位置也說明了主體在此話語結構中被帶離自身的距離。²這個被帶離自身的位置，就是主體構成之操作過程

¹“The eye and the gaze—this is for us the split in which the drive is manifested at the level of the scopic field.” (Lacan, Seminar XI, 73)

²“By taking one's bearings from the joint between the consequences of language and the desire for knowledge--a joint that the subject is--perhaps the paths will become more passable regarding what has always been known about

所留下之痕跡，也就是拉岡所稱呼的無意識位置。³ 因此，當拉岡討論文本中的主體時，並不是在指文本中作為主詞位置的主述者，而是文本中以各種迭代替換的方式，透過移位與分裂，而在不同的碎裂片斷中出現的位置。

我們要注意的問題，便是當我們要討論主體透過表記活動出現所發生的程序，以及此程序所揚棄或是替代而出現的表記(signifier)之問題，語言的效果已經構成了主體如此出現的「原因」(cause)。原因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甚至，主體不是自身行動的原因，而是承受此原因而帶來的分裂。主體的原因是他在此語言效果中所建立的第一個表記：此第一表記代表了他，也帶來了他的分裂。拉岡所說明的主體出現的兩重運動便是：第一重運動透過此話語結構中的視線所驅動，主體選擇了第一個表記出現，而同時此主體也因為異化與分裂而消隱；第二重運動中，主體繼續在此分裂的「切割」處受到欲望牽引而復返，並且將此拓樸結構投射於幻想中，藉不同的表記固定了欲望的對象。（“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709）⁴

此處，拉岡說明了主體為何在話語結構中渴望以特定方式出現的原因，他也說明了雖然主體因為話語邏輯而片面標記自身，使得主體消隱，但是此分裂卻仍舊會促使不被符號化的真相透過幻想之投射，而藉由凝縮或是移置的替代過程以各種詞語活動出現。拉岡強調，無意識無法被固定，每一個主體的分裂都不同，而每一個主體化過程也都不同。唯一的共同處，就是抗拒的動力。自我之抗拒使其以各種符號「偽證」(subornation)將自身客體化。拉岡說，黑格爾的揚棄論點其實指出了永遠是「另一個」的可能性。不過，對拉岡而言，此揚棄不是躍升，不是否定，而是不斷的透過表記出現，不斷將「匱乏」進行「肉身化」(the avatars of a lack)。因此，要捕捉此主體形式化的邏輯，便需要以拓樸學的方式，透過形式上的裂隙，探討此分裂切割最無法還原之「分隔線」(edge) (“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711)。

拉岡所提出的「切割」，說明了在特定話語邏輯場域之下主體如何從屬於他必須接受或是必須將其固定化的特定意義。更進一步地，透過這個表記的選擇，主體放棄了自己，但是也透過此表記，主體成為了主體。於是，作為欲望載體的轉喻模式，也透露了出現於表記處的匱乏位置與此話語切割的邏輯。拉岡指出，這個不斷以辯證運動進行活動的主體，來自於力比多(libido)的力量，也就是運動中的無意識作用。拉岡將力比多比喻為一個「不真實的器官」(unreal organ)，一個薄膜(lamella)，像是阿米巴蟲(amaeba)，也像是煎蛋(l'Hommelette)。此形似阿米巴蟲的「煎蛋」是法文「小小人形」的諧音。力比多是個不斷運動而變化的薄膜，朝向身體的極限邊界展開，不斷以變形蟲般的偽足來延展而變化自己的領域疆界。此處，拉岡回應了海德格所說的「器官」是能力的開啟、拓展與變形。不過，拉岡進一步說明，這個場域是如同電磁場一般是從內到外又從外到內的持續壓力，而在話語中無法全然出現的主體便在語言結構中不斷以表記進行交換與替代出現的活動。（“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718）

在拉岡晚期著作中，我們更看到了他對於主體以及詞語的拓樸式思考。拉岡所說的作為「空」的主體拓樸結構，一個詞語所連結的多音與多向度空間，以及關於真理/真相的問題，都透過他的話語結構以及陰性概念有更為徹底的闡釋。在1969年的講座（講座十

the distance that separates the subject from his existence as a sexed being, not to mention as a living being.” (終於談到了主體 (1966) 195)

³ “The unconscious is a concept founded on the trail [trace] left by that which operates to constitute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703)

⁴ “This secondary subornation not only closes the effect of the first by projecting the topology of the subject into the instant of fantasy; it seals it, refusing to allow the subject of desire to realize that he is an effect of speech, to realize, in other words, what he is in being but the Other's desire.” (“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709)

七) 中，拉岡利用海德格所說的在世存有位置，來說明主體的說話位置。拉岡說，他不要討論個別的存在者(beings)，而是談存有本身(être)的問題。這不是穩定不變的存在者，而是從一個「存有的起始位置」(an initial position of being)而啟動的辯證過程。因此，拉岡將海德格所談論的在世存有的位置複雜化，並且指出話語中的說話者已經是被話語邏輯決定的一個對象，是促成欲望的原因(the cause of desire)，尚未出現而要出現(want-to-be)。此外，拉岡指出「存有的起始位置」已經是一個分裂(division)的位置，是一個被剝奪了「女人」的位置，因此是被「閹割」的位置。(Seminar XVII, Fr. 180)拉岡要回應的顯然是海德格所問的「人是什麼？」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男人是什麼？」的問題。「男人」(man)被建立為與世界發生關係的主體，「在世存有」；而「女人」是不存在的，換句話說，「女人」是「男人」被剝奪的陰性狀態。

這個不可說出也無法被直接認知，而只能夠透過某一個「對象物—小a」(objet petit a)來得知的陰性位置，便是真相，是主體獨一的真理。「對象物—小a」，既是被揚棄而退隱的另一個表記，也是知識所朝向的未知處；透過無數的「對象物—小a」之表記而獲得的意義系列(series of meanings)屬於無意識場域，牽動著拉岡所說的「知」(savoir)。拉岡說，這個「知」不是限定範疇與系統的「知識」，而是脫離系統，對於自身的意義與真相追求的「知」。此「知」的本身就是極限(limit)。拉岡稱呼這個意義匯聚處的「知」為「大他者的痛快感」(the Other's jouissance)。(Seminar XVII, p. 5)拉岡更指出，這個極限處的「知」是「過剩的痛快感」(surplus enjoyment)。這個特別的痛快感處於一種「交會處」(insection)：由於某物的失落，使得作為主體第一個表記的 S_1 重複出現，「對象物—小a」則是此失落物之替代性表記。 S_1 重複出現的方式是依循著 S_1 與失落之物的關係而發生。拉岡說，這個失落的對象就是那個無法填補的裂縫，是一個被打開的「洞」(a gap, a hole)。朝向這個未知的「洞」之欲望，就是知識在極限處的過剩痛快感。無意識的勞動就是在生產製造此超額的價值，此過剩的痛快感。(Seminar XVII, p. 8)

由於話語的結構本身已經銘刻了此話語的「法」以及其禁制，或者其所無力說出的極限，因此「我」出現時的表記已經是分裂的標記，如同在自身劃上標記造成分裂而出現。因此，拉岡強調真理/真相(truth)永遠只能夠被說出一半(said by halves) (Seminar XVII, p. 26)。這個分裂的標記，如同主體在身上以鞭打(flagellation)或是紋身(tattoo)所劃上的標記，使主體同時獲得了享樂。誰的享樂？拉岡說，當然是「大他者」的享樂：「大他者」藉此而進入主體的世界。主體在言說的場域透過身體被劃上標記，脫離了自戀的封閉狀態，而進入符號世界，與外界對象發生關係。(Seminar XVII, p. 31)

拉岡說，「我」既是原因，又是效果，既是作為「我」的最初「單一記號」(unary trait, the mark of the one)，又話語效果的欲望對象，是「對象物—小a」(objet a)。笛卡兒所說的「我思故我在」之「我思」其實已經是欲望主體，受到了最初的「我是」的位置所引發的「我思考」的效果。⁵(Seminar XVII, Fr. 180)拉岡說，「對象物—小a」是一種陰性效果，是陰性「非一物」的東西(the feminine un-substance)。「我」是以一個被欲望的「對象物—小a」作為「我」的最初形式而出現。當這個「對象物—小a」成為主體說話的第一個位置，主體便從屬於這個位置，而成為主體。這個陰性「非一物」的「小a」使我成為「一」(I am one)，而這個作為第一初始位置的「我是」促使主體如此感受、欲望與行動。因此，主體的位置不只是被動的「感受」(perceive)，而是「促使感受」(operceive)

⁵“the unifying One, the whole One—is not what is involved in identification. The pivotal identification, the major identification, is the unary trait, it is the Being that is marked one.” “Prior to any promotion of any being, by virtue of a singular one, of what bears the mark from this moment forward, the effect of language arises, as does the first affect.” “it is as a function of this initial position of the “I am” that the “I am thinking” can be even so much as written.” (Seminar XVII, Fr. 180)

，如同在作用中的感受(operative, operational)。我們在此感受性的作用中成為主體。(Seminar XVII, Fr. 186-187) 拉岡此處的論點再一次清楚地說明了海德格所討論的匯聚思維、感受、知覺、意識與意志的主體基座(subjectum)：人受到此主體所被放置的話語座架之驅動與要求，為了自我持存，而自行闡釋與複製此話語結構中的衡量規範。我因世界而如此出現，但是我的真相卻是隱蔽的。不過，更重要的是，拉岡指出「我」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世界」的連結中出現。「我」與「世界」一起出現。世界是我們得以敞開而解蔽的場所(our sphere, noosphere)。我們在遮蔽中得以解蔽，因此，拉岡以「解蔽的場所」(alethosphere)，「我們如此出現的場所」，來代替海德格所說的「在世存有」(Dasein)的「真理 / 敞開之所」(aletheia)。我們依照真理已經被操作而制定的模式，進入此場域。在任何真理的形式化場域，總有無法被呈現的真理，而這個不可能(the impossible)的場域，就是拉岡所定義的「真實」(the real)。「真實」便是無法被符號化的真相，是語言無力之處，但是「真實」同時也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性，而此陰性「非一物」的解蔽，也就是主體隱蔽真理之浮現。(Seminar XVII, Fr. 188-190)

要如何能夠得知這個主體隱藏而無法被掌握的真理 / 真相？拉岡說，必然要循著言說的路徑。被橫槓劃上一道線的主體(S)，就如同被馴服的家犬。要獲得關於這隻動物的知識，就要透過牠的叫聲。S₁就是這隻動物的叫聲。在最靠近這個S₁的表記處，我們可以獲得知識。這個表記，拉岡比喻為「腐肉」，既是叫聲，又是死亡的標記，透露出家犬之動物欲望。拉岡說，言說(speech)便是執行此符號性意義的功能。但是，一般人卻將言說與話語模式(discourse)混淆，而不知道言說其實透露了腐肉的訊息。(Seminar XVII, Fr. 194-195)

不過，在拉岡的理論中，「真理」是個複雜的問題。真理並不只有一個面孔。拉岡透過黑格爾的二項辯證關係說明話語機制與真理的關係。S₁是作為「我是」的第一表記，他是被已經被劃了橫槓的主體(S)所支撐，但是卻以「主人」身分出現。S₂是「奴隸」，他為主人工作，但是他產出的「小 a」卻是主人所不知道的真理 / 真相。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理性的狡猾」(the cunning of reason)，或者應該說，「推理者的狡猾」(the cunning of the reasoner)才是主導此辯證遊戲的因素。S₁、S₂、S、a的任何一項都可能佔據「行動者」(agent)的位置。問題是：甚麼促發此「行動者」之行動？甚麼造成了這個迴轉(the term 'revolution' revolves)的發生？(Seminar XVII, Fr. 199) 拉岡說，真理 / 真相就是無意識，可以被經驗，但是時常並不被認知。透過符號化的發言 / 鏈結，不可能的真相才會浮現。整個話語機制的結構已經設置了其所無法被命名者(the unnamable one)；更具體的說，這個無法命名者就是主體進入符號界而產生的分裂。所有語言都設置了話語的秩序，也都會留下一個裂隙(cleavage)。主體被符號的單一表記銘刻，如同被紋身而成為可見，但是也同時犧牲了屬於自己的一部份。這個被犧牲的部份也就成為了不可見與無法命名者，主體的真相 / 真理(truth)便是表記下之分裂的根本曖昧性。(Seminar XVII, Fr. 203-206)

拉岡在1972-1973的講座（講座二十）中，更具體地討論了這個作為陰性位置的真理。拉岡說，在我們與無法被符號化的真實之間的真理 / 真相，是我們戰鬥的目的。追求對於自身知識的動力使真相以症狀方式出現。大他者的場域，言說發生的場域，是真相得以被銘刻之處。在語言的遊戲中，已經透露著主體的真相。拉岡所謂的四角結構，也就是S₁、S₂、S、a所佔據的不同位置，說明了語言預設的話語結構與條件的秩序。真相不是其可見的面孔，而是在隱藏處。語言正是獲得「享受痛快的機制」(apparatuses of jouissance)。語言會進行其勞動(work)，而獲得此痛快感，痛快的機制便使得語言不斷被銘刻與書寫。這種痛快感總是會在語言中發生。(Seminar XX 59, Fr. 55)

拉岡指出，他過去在Seminar VII中討論的倫理問題牽涉了超我式痛快的命令式(the

(imperative) 'Enjoy!')：超我與閹割相互扣連。拉岡說，每一個說話者都會將自己置於陽性位置或是陰性位置。所謂陽性位置，也就是透過符號上的陽形功能（法之禁制）而獲得一個銘刻，一個標記，以便成為一個主體。「男人」只以被閹割註記之方式出現，並因此而獲得「陽形痛快」(phallic jouissance)。⁶ 閹割是首先承認了大他者之「身體」以及大他者所享受的痛快之優位性。(Seminar XX 7-8, Fr. 13)因此，閹割也同時意指父之法的建立與現實原則的介入，而事先決定了「人」的存在。「人」以此符號式閹割的方式而出現。「人」的表記，就是自我銘刻此閹割。(Seminar XX 72, Fr. 67, 79-80)也就是說，每個「男人」都處於陽形的位置，已經被閹割／剝除其力量；只有對陽形功能的否定，才會有陽形痛快感(phallic jouissance)。

依照此處拉岡的說法，促使「我思主體」如此思的「我」，是主體進入表記體系的第一表記(S₁)。陽性的說話者位置是一個被橫槓阻隔的主體。這個分裂的主體有作為文化優位價值的「符號陽具」(Φ, symbolic phallus)所支撐，而在「我」出現的第一表記(S₁)中已經銘刻著這個代替閹割功能的「符號陽具」。S₁出現的時刻也就是主體分裂的時刻。主體在符號界被畫了註記（橫槓）而使我「我」出現的「單一表記」(the unary trait)。此處，S₁與S所構成的說話活動，必然有一個相對的大他者的場域(A)。然而，表記只說出了一半的意義(half-sense)。這個分裂主體(S)只有尋找「對象物—小a」作為對象，但是它與「對象物—小a」的連結只是幻見，然而主體便在此幻見中被捕獲。拉岡說，這正是佛洛伊德所說的現實原則；也就是說，在現實原則之下，主體依循符號法則所容許的條件追尋此「對象物—小a」，而這個「對象物—小a」可以經由各種不同面貌出現，而且是父之法所支撐的現實條件下被定義的特別優勢。(Seminar XX 75, 80)

拉岡也討論了陽形快感之外的「陰性痛快」(feminine jouissance)，他說這是只有「女人」才經驗得到的符號性的痛快感，如同神秘經驗，當此經驗降臨時，她便知道。⁷ 拉岡說，這種陰性位置指向了不同的拓樸位置。拉岡所謂的「女人」，並不是本質性或是生理上的女人，而是被語言所排除的陰性位置，是指語言之不可見與不可命名處。因此，拉岡說，「女人不存在」。「女人」是一種不完整的狀態(not-whole)，必須以橫槓劃去的。

「女人」的陰性位置所經驗到的狂喜，如同神秘主義的書寫，而這個狂喜使我們脫離存在(ex-sistence)，而經驗了存有的痛快感。拉岡說，「大他者」的另一個面貌，便是這個「陰性痛快」。⁸ (Seminar XX 77, Fr.71)

拉岡反覆強調「存有」的痛快感是依賴於表記性的痛快。對拉岡而言，所謂「存有」，不是任何本質性的存在，而只是「表記性的存有」(being of signifierness)。拉岡並以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論來描述「存有」：存有是表記性的，存有的表記如同會飛的原子，會飛的表記構成了存有的物質性。這些如同原子一般的最小元素，引入了撞擊之「偏移」(clinamen)，而這些獨一的偏移便造成的主體之間的差別。拉岡指出，思想本身所

⁶ “man is but a signifier because where he comes into play as a signifier, he comes in only *quoad castrationem*, in other words, insofar as he has a relation to phallic jouissance.” (Seminar XX 35, Fr. 36) “Another satisfaction is the one that answers to the jouissance that was barely (juste) required, just enough (juste) for it to happen between what I will abbreviate by calling them man and woman. In other words, the satisfaction that answers to phallic jouissance.” (Seminar XX 64, Fr. 61)

⁷ “Were there another one, but there is no other than phallic jouissance – except the one concerning which woman doesn’t breathe a word, perhaps because she doesn’t know it, the one that makes her not-whole.” (Seminar XX 60, Fr. 56) There is a jouissance that is hers (à elle), that belongs to that “she” (elle) that doesn’t exist and doesn’t signify anything. There is a jouissance that is hers about which she herself perhaps knows nothing if not that she experiences it – that much she knows. She knows it, of course, when it comes (arrive). It doesn’t happen (arrive) to all of them. (Seminar XX 74, Fr. 69)

⁸ “Doesn’t this jouissance once experiences and yet knows nothing about put us on the path of ex-sistence? And why not interpret one face of the Other, the God face, as based on feminine jouissance?” (Seminar XX 77, Fr.71)

帶來的痛快就是存有的痛快。「痛快感」(jouissance)就是思想本身。(Seminar XX 67, 70, 71)。這個存有的表記性所產出的痛快感，其所坐落的場域就在大他者的場域，而此處是雙重視域(cross-sightedness, double-vision)重疊之處。拉岡強調，其實並沒有兩個不同的上帝或是不同的「大他者」，而是交錯重疊的視域造成我們對於「大他者」發生錯誤想像。在此處，父親功能被銘刻，閹割因此發生，引發了不同上帝的想像或是不同的主體的建立。(Seminar XX 77, Fr.71) 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都可能會處於所謂陰性位置的說話主體位置。這個位置必然是不全的(a not-whole)的獨特位置，不會產生任何普世性的論斷。在這個陰性位置上仍是一個具有陽形功能而被閹割的說話主體；「女人」仍舊與父之法有聯繫。但是，同時這也是一個被排除的不存在的說話主體。對「她」而言，這個父之法的符號陽具優勢價值是她可以選擇放棄的。她可以選擇不以陽形優勢的位置出現，不以完整的形象出現，或是以「不存在」的方式出現。(Seminar XX 80-81, Fr. 75)

我們可以說，拉岡晚期的論點其實將主體拓樸學的概念轉向了表記的拓樸空間。拉岡在講座二十所提到的拓樸論的「緊密空間」(compact space)，不佔空間而被多維度的異質空間交會的拓樸空間，說明了大他者場域的異質性(the heterogeneity of locus)：原本封閉而被構成的有限空間，因為被不同質空間的交叉面穿越而得以無限延展。拉岡也透過集合論說明由有限而不可數的子集合系列構成的拓樸空間，解釋了陽性話語之外的陰性位置——那個「不在的位置」——會透過話語邏輯而出現。大他者以性分化身體的方式具象地出現，並且決定了這個「一」的出現，而陽性話語之外的陰性位置正是在此話語邏輯之下之不可能然而卻會出現的「不全的女人」(not-whole women)。(Seminar XX 9-10, Fr. 14-15)

表記活動所扣連的「對象物—小a」(objet *a*)，說明了為何在各種二元化對立之間，「對象物—小a」總是扣連了人的靈魂。拉岡說，作為中心的靈魂，無論是變化、發生、運動、變形、繁殖，總是藉由「對象物—小a」而驅動其他事物，或是被各種事物佔據。拉岡說，他要指出「對象物—小a」只存在於想像層中，而「大他者」(A)只存在於符號層中。人們通常在想像中將假象當真，而誤認「對象物—小a」為大他者的表記。他所教導的，便是將「對象物—小a」與「大他者」分離。(Seminar XX 82-83, Fr. 76 - 77)

拉岡說，真相只能夠透過其相似物之外衣而說出一半(mi-dire)。若要宣稱全部知道，則會距離真相最遠。真相的相似物，也就是「對象物—小a」的外套(envelop) (Seminar XX 93, Fr. 86) 也就是說，透過想像所扣連的對象，真實得以透過一半說出的掩飾方式被納入符號形式，我們因此也得以藉由符號化的「對象物—小a」，那個異於己之小寫他者(the petit *a*)，而理解主體的真相。這是我們理解主體的唯一路徑——透過主體在詞語中所捕捉的「對象物—小a」。沒有「對象物—小a」，也就沒有欲望、思想、對象，也就沒有存有的生命快感。主體正是經由對象而發生的。

「對象物—小a」是我們思考主體位置的入口。透過話語中的「物」—「對象」，我們迴轉視線，而看到了主體的真相。對拉岡而言，「大他者」這個有雙重入口的母體(dual entry matrix)，一端是做為「一」的表記(S_1)，也就是作為主體完整形象出現的第一個表記；另一端則透過「對象物—小a」而符號化的真相，因此也朝向了意義之開放。作為表記的「一」，是在父之法的禁制下所標記的「一」；至於揭露意義的「一」，則是存有，是無意識的「站出—存有」(ex-ists)。此「站出—存有」是不協調的(discordant)，因為基本上無意識便是不協調的，而無意識正是透過說話而決定了主體如何以被劃了一道橫槓而成為存有者的方式。拉岡說，語言是我們靠近存有的重要依據。語言說出的不是音的組合，而是被欲望與存有所決定的主體。語言永遠是修辭，是裝飾襯托性的(adorning)；透過字母/元素，便可以翻譯出無意識情感牽動表記而出現的「站出—存有」(affect of

ex-isting)。(Lacan, "Seminar of 21 January 1975," 163-166)

從海德格透過詞語的裂隙與多重空間，而將世界—主體共構的話語邏輯解構，到拉岡透過「對象物—小a」的雙重視域與多維度拓樸空間，以及此符號界與想像界的扣連模式所揭露的複雜主體，我們看到傅柯所提出的倫理主體與話語邏輯可以被更為複雜地探索與思考。對於此問題，巴迪烏以「扣除」式的本體論與拓樸概念的集合論詮釋的更為清楚。

巴迪烏指出，拉岡所討論的表記「切割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cut)，或是缺口的「迴圈拓樸功能」(the top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rim)，關鍵在於「對象物—小a [他者]」所透露的主體位置。主體功能隨著要求/欲望(demand/desire)的路徑，穿越大他者場域而捕捉「對象物」(objet a)之表記，同時主體也已經被詞語「切割」而扣除自身。巴迪烏以拓樸概念的「點」(point)來理解拉岡所說的「切割」以及「對象物」：這個切割之「點」，是連結主體真理以及在此世界出現的「決斷」(decision)之拓樸操作點。「點」是思想的決斷，是存有的隱性拓樸空間 (the latent topology of being)，也就是一個多數集合內的子集合與其自身之內部的區分。(Badiou, *Logics* 399-411)⁹換句話說，拉岡所說的「黏扣點」(points de caption)，暫時地固定住一個替代性的對象物，也暫時地透過此對象物而揭露主體的位置。然而，關鍵問題在於：主體是受到歷史環節所給定的邏輯而依照特定線性進展或是拋物線的軌跡前進，或者是從一「點」到一「點」的發生，每一個決斷點都是內部翻轉而重新出現？巴迪烏的拓樸學集合論，透過集合之內不屬於自身卻可能會透過翻轉而湧現新的子集合，說明了主體如何可能在其所屬的處境之下，打破現有的語言系統，從被給定的邏輯撤離(subtract)，而以既屬此又不屬於此地(no-place, outplace)的元素，開啟了一個新的空間以及新的身體。巴迪烏所討論的集合之內的子集合與其自身的分裂，以及自身內部無法命名者得以透過思想之力翻轉而出，其實正是拉岡所說的思想跨越極限(limit)的「痛快」(jouissance)，以及陰性的非物質透過符號的「對象物—小他者」(objet a)而出現的問題。

巴迪烏反對意識與反思的主體論，也反對道德範疇的主體論，更不願意將主體僅僅視為意識形態的虛構物。巴迪烏要討論主體。然而，對巴迪烏而言，正如對拉岡而言，主體只是個功能，主體化的身體已經是內部分裂(scission, split)的身體。巴迪烏說，任何被主體化的身體都已經是分裂/被橫槓劃過的身體。巴迪烏以相對於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之「結構場所」(splace, esplace)而出現的「外場所」(outplace, horlieu)，來說明主體透過「扭轉之力」(force of torsion)，脫離了結構性狀態場所(splace)的靜止狀態(state)，而將某個內部的「外場所」或是「非空間」翻轉而帶出。這個藉由「力」不斷由內而外將「外場所」帶出的物質無限辯證過程，便是巴迪烏銜接拉岡而說明的主體拓樸學。(Badiou, *Theory of the Subject* 8-12, 32-36)

巴迪烏所說的「扭轉之力」(force of torsion)，便是思想(thought)或是知性(intellect)。巴迪烏說，思想所帶來的內部摺層(internal fold)，則如同Lucretius所討論的原子撞擊而產生的「偏移」(clinamen)，是知性獨一的局部化過程(singular localization)，從「空集合」(empty set)中發生的無限子集合。然而，這個知性的「扭轉之力」若要避免被片面性所局限，就要考慮知性的無限模式(models)之可能性。巴迪烏藉由對於斯賓諾莎的討論，指出外部世界的無限性構成了知性內部的無限性，而知性內部摺層的每一個「點」，每一個意念，除了透過因果關係而表現自己的屬性之外，也透過與外部對象(object)對偶連結(coupling)的關係，而被整體包含(inclusion)之無限性保障了其思想摺層模式的無限性。

⁹ A topological space is given by a distin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ubsets of a multiple, between a subset and its interior.”(Badiou, *Logics* 411)

(Badiou, "Spinoza's Closed Ontology," TW 81-93) 巴迪烏所說的局部與整體之間無限的辯證程序，就是思想的發生。透過此思想發生的過程，不可知、無法計算的、無法成為結構性知識的真理得以出現。因此，巴迪烏說真理便是無意識的。(Badiou, "Eight Theses on the Universal" TW 143-144)

「有」(there is)是純粹的多，而主體則是「空集合」的「局部化」(the localization of the void)，涉及了事件與世界之間所建立的創造性關係；也就是說，主體是「空」的機制，所謂的主體形式化，是事件之後果所留下的痕跡與世界中出現的身體之間的關係。語言作為第三項，介入了作為存有的「空」(void)，而使主體透過語言扣連世界。這個銜接了真實與身體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拉岡所說的S1與S2的關係，呈現了主體出現的兩種可能路徑：其一是將主體效果(subject-effect)視為一個「空集合」(void-set)，在具有一致性的經驗結構中重複出現，其二則是將主體的出現視為罕見的例子，主體延緩其自事件中隨之出現或是介入，既回到了「空」，也重新確認了存有。前者是拉岡所說的陽性位置，後者是拉岡所說的陰性位置。此二種主體路徑都不將主體視為意識或是本質。主體的真理/真相，則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體系與語言法則所無法辨識而可能即將來臨的多樣性，此處的真理是脫離了傳統真理判斷的獨一真理。(Badiou, *Being and Event* 432-434)

巴迪烏指出，事件一旦發生便已經立即已經消失，事件本身不具有特定價值。每一個被事件而帶出的「真實主體化」(real subjectivation)在出現時即消失。然而，在情境中無法被決定的，卻透過「事件陳述」(evental statement)而被決定。「事件陳述」既屬於真實處境，但是也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因為此陳述既成為獨一性的物質性起點，也已經採取了特定的意義。主體便是透過此事件陳述的宣示而出現。事件的出現與消失，涉及了一個「行動」(act)，此行動是話語的行動，也可以說是邏輯上的行動(logical act)或是話語邏輯的反叛(logical revolt)。先行的話語邏輯使此真理無法出現，而此真理的出現改變了此處境中的集合元素，也改變了此處境的整體邏輯。(Badiou, "Eight Theses on the Universal" TW 147-148, 150)

巴迪烏說，主體一則是屬於世界中的元素，只是在此場景中的「對象物」(object)，再則，主體利用事件所延伸出的「對象物」而出現；換句話說，主體要透過身體(body)而在世界中出現。主體可能會不斷從舊世界打開最靠近的新的可能性，而依循著可能性的拋物線序列進展，也可能會如同一個拓樸空間的決斷點，從一點到另一點，將此處的非空間翻轉而推出，後者顯然是更為困難的。然而，巴迪烏說，事件發生之後忠實於事件而出現的忠誠主體(faithful subject)是罕見的，更可能會出現否定事件痕跡並且鎮壓變化的反動式主體(reactive subject)，也可能出現對於在場者的信仰崇拜(occultation)而追隨某個超驗性神明的模糊主體(obscure subject)。(Badiou, *Logics* 45-48, 62-63, 79-88) 這些不同的主體形式化模式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發生的，而必須進行仔細的分析。要分析的問題便是在事件所留下的印跡與代表世界的身體之間的關係是如何促成的，以甚麼模式出現，以及引發了甚麼後續效果。

拉岡將身體置於表記的效果之下，而表記又是在語言結構之內。表面上，此從屬於語言結構的身體，似乎與巴迪烏所要討論的主體出現的集合形式距離甚遠。不過，巴迪烏強調，他們的距離並不遠。¹⁰拉岡著重的是會思想的身體，是「身體—思想」(the body thinks, the body-thought)；而巴迪烏強調的，則是「思想—主體」(thought-subject)，是在事件消逝的痕跡下未知的真理從一「點」到另一「點」之出現。拉岡所說的表記，是在動物身上留下的標記，一個烙印，一個「修剪」的痕跡(effet de cisaille, shearing effect)，而巴

¹⁰ 巴迪烏說，就語言與身體屬於「真理之例外」(the exception of truths)的問題而言，他是個堅定的拉岡支持者(steadfastly Lacanian) (Badiou, *Logics* 479)。

迪烏對此說法的詮釋方式則是：這便是一個形成中的「主體化身體」(subjectivated body)。(Badiou, *Logics* 479)以巴迪烏的說法，事件結束後一個延遲出現的印跡(trace)，或是拉岡所說的表記，標示著唯一可以被計算的「身體」之出現。作為「後事件」印跡的身體，可以視為一個「集合」(set)，是這個場域中所有元素以存在的整體性所挹注的印跡。這個印跡可以讓我們衡量此事件出現之「力」(force)。這個被劃了「割痕」的印跡，是個透露事件並且標記著新事件湧發的痕跡。在分裂/修剪之下，才有新的「在場」(presence)得以出現。此外，分裂是說話者得以出現的前提，是說話者進入語言，進入大他者，透過大他者的話語結構以及此結構的烙印，而獲得一個出現的路徑。(Badiou, *Logics* 467-468)

事件消失後透過修剪分裂而出現的機制，被巴迪烏稱呼為「切割機制」(the regime of the cut)。(Badiou, *Logics* 480) 這個話語的「切割機制」，正是海德格所說的既揭露又遮蔽之話語邏輯與表象關係(as-structure)，也是拉岡討論主體拓樸學所提出的促使主體如此紋身而標記自己的想像層與符號層扣連之法則。海德格、拉岡與巴迪烏所思考的問題，是介於物的湧發(phusis)與話語(logos)之間的交接處，是存有在世界的關係結構中透過語言而出現的模式，只不過他們各自採取了不同的路徑。

物質辯證主義是巴迪烏提出的核心論點。巴迪烏在《世界的邏輯》中指出，在世界的話語邏輯之下，會有隨著事件的發生與逝去而出現的無限多的印跡。這些印跡總是有最大可能性的張力與密度，而將世界的過去納入了當下。這個印跡的誕生，是眾多出現的某個閃現之時刻。但是，巴迪烏認為，辨識這些印跡是不足夠的。若要成為當代，若要成為一個具有主動性的元素，我們仍須要讓自己被納入這個印跡認可的後續發展。這個將自己併入世界的緊密結合，構成了新的誕生。每一個當下都有其肌理脈絡。每一個「點」都有其二選一的可能性。此處，所謂物質辯證主義便是：表面上，當下沒有任何變化，真理程序卻會在物質中不斷發生。某一個發現，某一個突破，某一個沈思的片斷。此當下如何出現，如何形成，或是被抹除與隱匿，都是取決於此個體的主體形式。巴迪烏說，生命具有創造力。這個新的身體的出現，不是對於語言權威之屈從，而是一種新的理解，新的藝術，新的沈思之喜悅。這個創造力，不會是對於過去的戀物固著，也不會是民主唯物主義者透過文化的語言與密度而熱情擁抱的過去。對於巴迪烏而言，「命名」是重要的概念。此「命名」不是依循既有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而進行自我保存或是權力擴張。「命名」既不屬於經驗世界的秩序，也不是表達(expression)，更不是潛力與語言之間的符應，而是納入(incorporate)一個「真理的例外」。語言的武斷性與絕對化通常決定了生命的出現，而只有「例外」的真理，才使我們看到新的身體的出現。(Badiou, *Logic of World* 508-510)

物質發生的辯證過程須要勞動與工作：透過工作以便讓新的身體得以「復活」(resurrection)。巴迪烏將此工作視為「活著」的意義，意味著願意去面對發生過之事件的後續效果，讓變化得以發生。因此，相對於文化主義、相對主義或是被眼前事物與現成語言所佔據的人們，巴迪烏所討論的「主體」是從在地性的局部出現法則(local laws of appearing)中撤離而出現的新的身體，是歷史的例外，是新的創造，既超越了現有的話語邏輯，也擾亂了其被給定的出現之秩序。(Badiou, *Logic of World* 512-514) 巴迪烏所說的透過工作而帶出，正是精神分析所說的，透過「工作」(working through)而推出主體經驗中被遺忘或是不被辨識的「外空間」(outplace)，使新的身體出現。藝術的工作、文學的工作、思考的工作、科學的發明、政治的行動，都要透過創造性主體的工作而得以帶出變化。

巴迪烏在“The Formulas of l'Étourdit”一文中，十分準確地說明了拉岡在1970-75年間反覆處理的，就是修正傳統哲學的二元論，而提出的「知識-真理-真實」(knowledge-truth-Real)的三元項(triplet)。巴迪烏說，這個三元項正是兩種話語的邊界線(the borderline

between two discourses)。對拉岡而言，他不要討論「一是甚麼」的問題，所謂的「一」的界定，永遠是二元對立的起點。只有遠離意義，從意義撤離，意義的不在場，真實纔會開□。拉岡在乎的是不被束縛的「純粹存有」(pure being as unbound multiplicity) (“The Formulas of *l'Étourdit*.” 83-86)。甚麼可以使此不在場的真实得以出現呢？巴迪烏強調，拉岡的主要論點在於「真實」有其展現自身的「外顯化」(exteriority)。巴迪烏指出，真實是不可知的，真實只有被經驗，只有在「行動」(act)中才能夠使真實顯露(demonstration)。(“The Formulas of *l'Étourdit*.” 91-92) 使真實外顯的話語行動，就是巴迪烏所謂的「行動」，或是邏輯反叛，是擾亂與翻轉現有話語邏輯的主體行動。

透過行動而顯露的真實，是真實的形式化，也正是事件後的印跡。巴迪烏所討論的，便是如何分析事件後的主體陳述中的主體結構性功能。巴迪烏以集合論(set theory)來說明這個發生的「場所」(topoi)：使其局部(local)處境之條件崩解，取消當代性的邏輯，並以規律之外的多樣性來替換場所邏輯(the logic of the place)，而浮出於這一「點」之表面的新空間，就是「存有的發生邏輯」(onto-logy)。事件的發生使局部的出現邏輯不再能夠規範多樣態的存有狀態，因此這個存有的創造性不規律便是場所中的「非場所」(placelessness)，也是其「空」(void)的狀態。(“Being and Appearance” *Theoretical Writings*, 175)

在巴迪烏的脈絡下，「事件」必然是多數的，而不是「一」。巴迪烏稱呼此事件式的大多數集合為「穿越—存有」(trans-being)。巴迪烏指出，當代哲學的核心關注正是如何認知事件之發生，而避免陷入重新建立「一」的形上學欲望。海德格、拉岡、維根斯坦都處理此問題。巴迪烏強調，無論是將真理視為尚未出現而將出現的真理，還是視為存有的展現，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維持「真理」之「多數性」(multiplicity)。沒有單一的大寫普世性真理，而只有無法被總體化的各種小寫真理或是獨一的主體真相。從形式上的真理判斷「扣除」(subtract)自身，是現代哲學的重要工作。(Badiou, “The Event as Trans-Being,” *Theoretical Writing*, p. 102)

從被給定的形式真理「減除」(subtract)，是巴迪烏理論的關鍵概念。這個「減除」概念，可以從他對於拉岡論點的詮釋來理解。巴迪烏指出，拉岡所提出的真理是「無力」(impotent)與「軟弱」(weakness)的說法，說明了文化與語言的結構性無力使得真理/真相無法完全說出。閹割是結構性的。海德格所想像的古希臘哲學所擁有的不被閹割的原初狀態，是不存在的。巴迪烏以拉岡的說法指出，「真理」便是在此閹割結構之下無法完全說出軟弱面。真理同時也是飾演自身軟弱的面具，是遮蓋不可能完全說出的遮蓋布。拉岡認為愛真理，意味著愛此遮蓋之下的軟弱，而只有透過精神分析過程中的情感主客對象「轉移位置」(transference)，才可能真正愛遮蔽的真相/真理。巴迪烏指出，拉岡很清楚真理與知識之間的區分；對拉岡而言，真理基本上是不可知的。因此，巴迪烏認為，要思考真理，便要思考什麼驅使其進行「減除」，而不是思考真理所彰顯的完整面向。所謂真理/真相，便是「知識的洞」(hole)，「對象物—小a」便是在知識結構中打一個「洞」，使知識無法辨識與無法命名的真相得以透過遮蔽自身的命名處浮現。這就是「真理是說一半的部分」的意義：真理便在「對象物—小a」之中可以得知，而且是以拓樸空間的方式被得知。(“Truth: Forcing and the Unnameable” 119 – 124)

巴迪烏的「減法」理論，sub-tract，是從現有結構中撤離，而探索在表面之下的路徑。他所說的從可計算的標準價值常模與分類法則中撤離，從排序的標記系列中撤離，從觀念性的「一」撤離，也從專屬名詞的定位中撤離。這種減法的辯證拓樸學，說明了巴迪烏所要探討的真理/真相之辯證問題。(Badiou, “Subtraction,” *Theoretical Writing*, 104-109) 巴迪烏認為，經驗主義的政治所操作的「真理」，只是知識體系與倫理意識形態之結構下的命名欲望。國家為了使社會秩序在穩定狀態下發展，而以共識之名定義正義、制定法律

、操作權力與民意，都立即成為國家的行動。這種實證經驗之政治操作，是無法靠近真相／真理的。(Badiou, Ala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70)甚至，這種命名真理的操作，反而是否認減法扣除的原則，否認真理的軟弱，也否認獨一性的帝國式擴張。真理的帝國性，就在於為無法命名者命名的欲望完全發動。(Badiou, "Subtraction," *Theoretical Writing*, 115-116)

巴迪烏批評當今的倫理意識形態。他認為今日西方人道主義之道德口號強調人權，並且認為對於罪惡的懲罰是絕對必要的。這種區分善惡的意識形態之共識立基於能夠辨識什麼是「惡」。但是，巴迪烏指出，依此而集結人群，自稱為善，反而成為惡之源頭。(*Ethics* 9-13) 巴迪烏強調，納粹屠殺事件並不是「全然相異的他者」(Altogether-Other)或是「根本之惡」(radical Evil)的問題；這種「根本之惡」的宗教性概念，使「惡」變成為無法思考的問題。納粹的大屠殺，甚至不能夠僅以集權政體來解釋，因為此種詮釋無法協助我們思考此歷史事件的獨一性。巴迪烏指出，所謂的「惡」，其實是「主體」之倫理意識形態所產生的範疇。我們必須對此主體的真理程序進行思考與分析。巴迪烏十分精彩地指出，政治性地要求「我們同在一起」(being-together)，是十分吊詭的問題。這種「我們同在一起」的要求，加上集體性的共同體概念，便構成了政治與惡的連結。當猶太人被歸類為一個範疇，此被建構出來的範疇其實是由「德國內部」所命名的「外部」，而此共同體可以進而對此範疇執行監視控制。當共同體的集體論述以及共識共處之常態的論調成立時，此具有「獨一性」(singularity)的主體會透過倫理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因果序列(political sequence)，而執行了其殲滅屠殺之責任。「惡」不是動物性的暴力所導致，而正是「主體」所構成。我們要記得，巴迪烏對於事件的定義是情境中「某個相異的他者」得以出現，對於事件的忠誠(fidelity)意味著內部的持續斷裂(immanent and continuing break)，而真理則是情境內部的多數狀態，將知識結構被打一個洞，而揭露一個新的知識。然而，問題在於，人們以擬像(simulacrum)進行命名，無法對事件之變化保持忠誠，並且試圖以全稱的知識命名真理，因而造成了「惡」。事件發生後立即消逝，但是，援用了全稱而膨脹的語彙(vacubulary of plenitude)對事件痕跡的擬像命名，便放棄了「空」，放棄了「說一半」的軟弱位置。對此「真理之擬像」的忠誠，時常反而是透過特定的封閉集合體賦予此事件某個實體化(substance)的名稱。然而，這種全稱式的命名卻是具有誘惑力的；人們對於真理擬像之政治忠誠，否認事件之變化，反而會更為自發地對自己執行恐怖鎮壓。巴迪烏強調，事件是無法以主體語言(subject-language)完全命名的。語言沒有統全的力量(total power)，真理程序所促發的主體語言無法替情境中的所有元素命名。主體語言所無法命名者，便是無法辨識、無法決定而獨一的真理。社群與集體都是無法命名的政治真理。任何企圖政治性地為群體命名，都會引發災難。宣稱法國人，便會對居住在法國的外國人的迫害。「惡」便是執意為了真理之目的進行為無法命名者命名。(Badiou, *Ethics* 61-86)

巴迪烏所指出以「事件」來解消政治之惡的可能性，就是讓狀態之外的其他事物(something other)可以發生，讓情境結構、意識型態、知識體系之外無法預期的事物可以發生，也可以隨之消逝。因此，真正的倫理便是承認「複數」狀態的真理。¹¹ 事件之發生得以成為可能的，正是此情境中的「空」(void [vide])。(Badiou, *Ethics* 67-68) 巴迪烏討論保羅時所說的基督事件(Christ event)，就是指「可能即將降臨的變化」(a coming [une venue])。這是拒絕縫合於任何體制、拒絕合理化自身、不斷以補遺方式說出的軟弱話語，而具有反蒙昧主義(obscurantism)的戰鬥性真理。這種激進的戰鬥性，需要從既有的話語體制中扣

¹¹ The only genuine ethics is of truths in the plural – or, more precisely, the only ethics is of processes of truth, of the labour that brings some truths into the world.” (*Ethics* 28)

除自身，將自身所經驗到難以言語的變化說出，對巴迪烏而言，是具有根本的倫理面向 (ethical dimension of antiobscurantism)。主體要日復一日地以戰鬥力確保此真理的軟弱位置，並且透過敏銳與迂迴的思想，維持話語補遺式的不完全，以致於此位置不被摧毀。(Saint Paul 52)。只有這種純粹事件的語言，才會捕捉到思想。於是，巴迪烏論點中促成事件得以不斷發生，變化得以被保障的「空」，便是具有政治性與倫理性的根基。

引用書目

- Althusser, Louis. *Reading Capital*. Trans. By Ben Brewster. Verso, 2009.
-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1967),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and other essays*. Ed. Gregory Elliott. Trans. by Ben Brewster, James H. Kavanagh, Thomas E. Lewis, Grahame Lock, Warren Montag.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0. 69-166.
- Althusser, Louis. "The Historical Task of Marxist Philosophy," (1967)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 Ed. Francios Matheron. Trans. by G. M. Goshgarian. 155-220.
- Amelung, Iwo. "Weights and Force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chanics into Late Qing China."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rrn Knowledge &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by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 Joachim Kurtz. Leiden, Boston, Kln: Brill, 2001. pp. 197-232.
- Aristotle (亞里士多德) 著，苗力田翻譯。1990。《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 Badiou, Alain "Hegel and the Whole," *Theoretical Writings*.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 221-232.
- Badiou, Alain "The Question of Being Today," *Theoretical Writings*.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 39-48.
- Badiou, Alain. "Eight Theses on the Universal," *Theore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 143-152.
- Badiou, Alain. "One, Multiple, Multiplicities," *Theoretical Writings*.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 67-80.
- Badiou, Alain. "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 *Theoretical Writings*.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 21-38.
- Badiou, Alain. "The Event as Trans-Being," *Theoretical Writings*.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Ed. &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 97-102.
- Badiou, Alain.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1997), trans. by Ray Brass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adiou, Alain.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1998). Trans. Peter Hallwar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 Badiou, Alain. *Metapolitics*. (1998) trans. by Jason Barker. London & New York, 2005.
- Badiou, Alain. *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II*. trans. by Alberto Toscano. Continuum 2009.
- Badiou, Alain. *Being and Event*. (1988) Trans. by Oliver Feltham. Continuum 2005.
- Badiou, Alain. "The Formulas of *l'Étourdit*." trans. by Scott Savaiano. *lacanian ink* 27 (Spring 2006): 80-95.
- Badiou, Alain.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Trans. By Peter Hallward.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1.
- Badiou, Ala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finite Thought*.
- Freud, Sigmund. "The Unconscious" (1915),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IV. Trans.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London: Vintage, 2001. pp. 161-215.

- Freud, Sigmu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23)."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XII*. Trans.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London: Vintage, 2001.
- Freud, Sigmund. "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1925)."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IX*. Trans.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London: Vintage, 2001.
- Freud, Sigmund. "The Ego and the Id (1923)."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IX*. Trans.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London: Vintage, 2001.
- Freud,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122-123
- Heidegger, Martin. 1993。《走向語言之途》。孫周興譯。台北：時報。
- Heidegger, Martin. (1995)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 (1929-1930) trans. by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eidegger, Martin. 1996a。〈同一律〉(1957)，《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647-660.
- Heidegger, Martin. 1996b。〈時間與存在〉(1962)，《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661-687.
- Heidegger, Martin. 1996c。〈尼采的話「上帝死了」〉(1943)，《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763-819.
- Heidegger, Martin. 1996d。〈世界圖像的時代〉(1939)，《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885-923.
- Heidegger, Martin. 1996e。〈技術的追問〉(1950)，《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924-954.
- Heidegger, Martin. 1996f。〈語言的本質〉(1957)，《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1061-1120.
- Heidegger, Martin. 1996g。〈走向語言之途〉(1959)，《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1121-1149.
- Heidegger, Martin. 1996h。〈物〉(1950)，《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1165-1187.
- Heidegger, Martin. 1996i。〈築。居。思〉(1951)，《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1188-1204.
- Heidegger, Martin. 1996j。〈什麼召喚思〉(1952)，《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1205-1229.
- Heidegger, Martin. 1996k。〈哲學的終結與思的任務〉(1966)，《海德格爾選集》(海德格/海德格爾)，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頁1242-1261.
- Kristeva, Julia: "The Meaning of Equality."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ubject*,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0
- Lacan, Jacques.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1953) *Écrits* 52,
- Lacan, Jacques. "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Écrits* 417
- Lacan, Jacques. "The Freudian Thing." (1955)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77.
- Lacan, Jacques. "Positions of the Unconscious" (1960)

- Lacan, Jacque. 1978. *Seminar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1964)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 Lacan, Jacques. "Science and Truth,"(1965)
- Lacan, Jacque. 1975. *Seminar XX: Encore: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 of Love and Knowledge (1972-1973)*, translated by Bruce Fink. New York & London: Norton & Company.
- Lacan, "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Écrits*. pp. 412-441
- Lacan, Jacque. <關於我的經歷>，中譯本《拉岡選集》上海三聯書局1996 (57-65)
- Lacan, Jacque. <超越現實原則>，中譯本《拉岡選集》上海三聯書局1996 (67-87)
- Lacan, Jacque. <終於談到了主體>，中譯本《拉岡選集》上海三聯書局1996 (235-234)
- Lacan, Jacque. "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Jacques Lacan,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 Bruce Fink, Norton 2006. pp. 703-721
- Rancière 2000: "Literature, Politics, Aesthetics: Approaches to Democratic Disagreement,"
- Rancière, Jacques. (2004a)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Paris: La Fabrique, 1999). trans. by Gabriel Rockhill.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